



周志隆 13小時 2017.06.17

《論語》故事分享~~~子入大廟~~~之一。

《論語》八佾第三篇第十五章：

子入大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「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大廟，每事問。」

子聞之曰：「是禮也！」

《論語》為政第二篇第十三章：

子曰：「由，誨女知之乎？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

」

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子；他是歷史上偉大的人物，不但是軍事家

、政治家，也是詩人。當武王駕崩，年幼的成王繼位後，在

周公的攝政之下，安定四方，整建內政，創立封建和宗法制度

，開始周室的全盛時期，造成了史上有名的「成康之治」。

周公的嗣子伯禽，被封於魯，以為周室的屏籜；直到魯昭公為止

，已歷經二十二君。周公死後，魯室自然必須四時祭享；傳至

第十八君 魯文公十三年（公元前六一四年）時，更稱

周公廟為大廟。（音太廟）。

大概是在魯昭公二十六、七年間吧，魯國即將照常舉行大廟的祭典，但由於對禮有研究的人越來越少，而且更坦白地說，歷年的主祭官又因病不能主持祭點，必須臨時請一位精通禮樂的人來代理。

大廟的祭典，是魯國最盛大的祭典。因而它的儀式也繁雜無比

。主祭官的人選非常不易，若是不精通於禮樂的人，連助祭的工作也無法勝任。現在除了那位臥病的主祭官之外，找不出第二個曾經擔任過這種實際工作的人。因此，有關方

面只好從沒有實際經驗的人當中，審慎推舉一位主祭官。在經過多方面商議的結果，才選中了孔子。

孔子，這時雖然只有三十六、七歲，但門下已有許多弟子。他兒時嬉戲，就經常陳設俎豆之類的禮器，學著大人行禮；十五歲立定經世濟民的志向以後，始終鍥而不捨的在追求能夠超越時代，會通古今的學問；到了三十歲，就卓然有成，不隨眾俯仰了。

目前他的學術和德業，早已聞名遠近。尤其在「禮」這方面的造詣，據推薦他的人說，孔子是舉無匹的「禮學」權威。

如此一來，各方面對他的期望都很高，可說已成為大家矚目的人物。但因為他年紀還輕，有一部份人在心理上，對他的聲望難免抱有分懷疑。特別是長久在大廟任職的祭官，由於嫉妒心理的驅使，早已傳出許多不信任孔子的閒話。

不久，祭典的籌備工作開始了。這是孔子有生以來第一次進大廟。在到職的這一天，不論是對他抱著好感，或懷有嫉妒心的祭官，每一個人時時刻刻在注意這位新任主祭的一舉一動。

然而，出乎意外之外的是，孔子一進大廟，却立即向各部門的祭官們，請教每一種祭器的名稱和用途，並且還不停地向他們詢問每一種祭器的用法，和行禮時各種坐立進退揖讓等細節；

整天的時間，完全在他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情形下過去。大廟裏上上下下每一個人，無不大感驚訝。

「多麼差勁啊！像他這般樣樣都要問才知道，豈不等於叫來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嗎？」

「可見社會上的傳言，是靠不住的。」

「哼！我早就料想他無非是個騙子。連做官的本事都還沒有，就敢招收弟子，擺起學者的樣子來。我早就知道這種人沒什麼了不起！」

「對！您說得很對。就拿我們這些常年供職大廟的祭官來說，也未必能記住那麼繁雜的儀式。那個年青的土包子，怎能輕易學得來呢？這種事情，上方早應看得出來才對……」

「上方竟會這麼糊塗，真叫人失望。」

「到時候，總會有糊塗的苦頭好受。不過，這次絕不會有我們的責任。因為任何差錯失誤，都不關我們的事啊！」

「那當然的。可是祂的大膽，真令人吃驚。祂是否正經地在做這件事呢？」

「那只有祂自己清楚。不過，祂的確是厚臉皮的人。不然為什麼連那些再簡單不過的事物，也都敢問東問西的，一點也不覺得羞恥。」

「豈止沒有羞恥？從祂的表情看，簡直認為這樣問是很對的呢！」

「祂那麼認真地來請教我們，我們就不好意思譏笑祂了。不但不好意思笑祂，而且還把所知道的全都教給祂。真是糟糕！」

「就是嘛！大家都倒霉。教祂的人，反而都做祂的下屬，受祂的指揮。」

「對了！這就是老了就沒有用啊！」

「不知是誰把那小子老遠地從鄆縣那鄉下帶出來呢？竟敢到處造謠祂是禮樂的權威！真是開玩笑！」

「反正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，多說也沒有用。還是趕快向這位禮樂權威請教新花樣，找個機會好升官吧。」

「嗯，對！有理！這樣不是更聰明嗎？哈哈……」

在孔子背後，到處都可以聽到這些失望、嘲笑或憤慨、刻意之類的批評。不知孔子是否已有發覺？不過，很明顯的，這天孔子把所有的事物都詢問清楚以後，就恭敬地一一向這些祭官們致謝，然後退出大廟，倒一點也看不出孔子有何不愉快之處。

這時候，孔子的推薦人首先坐立不安了。他所以推薦孔子，完全是相信孔子在社會上的聲望，以及孔子弟子們的話。他一聽到大廳裡傳出來的這些話，信心一下子就動搖，但又不好意思直接告知孔子該怎麼辦。於是，他馬上去找子路。因為在孔子門下能夠坦白商量的，想來想去只有子路最適當了。

子路一聽他說完，便放聲大笑，說：

「請放心好了，覺對不會給您帶來什麼麻煩。……可是，老師也未免太過份了，怎麼可以這樣兒戲似的做作，使大家都疑惑不解啊！……那麼我陪您一塊去老師家，我也有點兒不滿，我要坦白地報告老師，聽聽他的意見！這樣您也就可以放心了。」

說好，他倆馬上往訪 孔子。

一見 孔子，子路幾乎忘了揖讓，他匆匆地道出來意後，詰問似地大聲說：

「我真不了解老師那一套，老師不是應該趁這個機會，堂堂地表現一番您的才識嗎？相反的，您為什麼要故意做出被嘲笑為鄉下人或小子的那些舉動呢？為什麼老師故意要讓他們抓到藉口來打擊您呢？」

「表現我的才識？」

聽完，孔子毫不動容，反而倒過來問 子路。

「是啊！就是老師那高深的學問。」

「當然，那也是禮。但若有不合於坐立進退的規矩存在，禮就不能完全確立；你可知道禮的精神是什麼嗎？」

「老師教我們的是……敬。」



周志隆 未完待續，對不起只能先寫到這裏，明天還要早起忙，明天忙完再繼續之二之三續集。